

青燈有味是兒時

我的童年時代

阮毅成

呱呱墜地時祖母夢大蛇

民前七年（滿清光緒三十一年，乙巳）的十一月十五日（農曆十月十九日），我出生在江蘇省興化縣的誰園。

誰園，是先祖父晉明公諱本炎，與先祖母孫山農太夫人，在移家興化後所建的住宅。我家的原籍，雖是浙江省餘姚縣，但自先曾祖父因避洪楊之亂，到了蘇北的清河（今淮陰縣），就一直因為軍事綿延，大江阻隔，未能再回餘姚。亂平之後，知道家中已無任何財產，也無其他親人。加以先祖父母子女衆多，拖家帶眷，要千里回籍，也太不容易，乃只得在蘇北定居了下來。先祖父因戰亂而不能返餘姚應試，遂在蘇北習幕。他曾在滿清光緒五年，在興化任幕友，知縣是張金門，廣西人。此後，他先後在鹽城、礪山、豐縣游幕，並一度署理阜寧縣知縣。蘇北的這許多縣份，均以貧瘠著稱。又在戰亂之中，與大兵之後，民間困苦異常。到了滿清光緒十四年，他因遭

忌降調，遂決定不再入仕途，而以「舊遊興邑，樂其風土，遂移家焉」（先祖父著隨園詩鈔後序）。

先祖父母初移家到興化的時候，賃居余三房的房屋。後因人口增加，乃決定自建一所住宅。但是他們並無餘資，家累又重，遂一面興建，一面借債。房屋於滿清光緒二十一年始建，至光緒二十四年落成。地點在興化城內西大街的後面，背臨市河，三面皆有巷道。可以說是完全獨立的房屋，不與任何住戶毗連。先祖父曾有詩句謂：「論詩我亦隨園派」，可見他甚為心儀袁子才，故將所建住宅，命名為誰園。用「誰」字，自更較「隨」字為曠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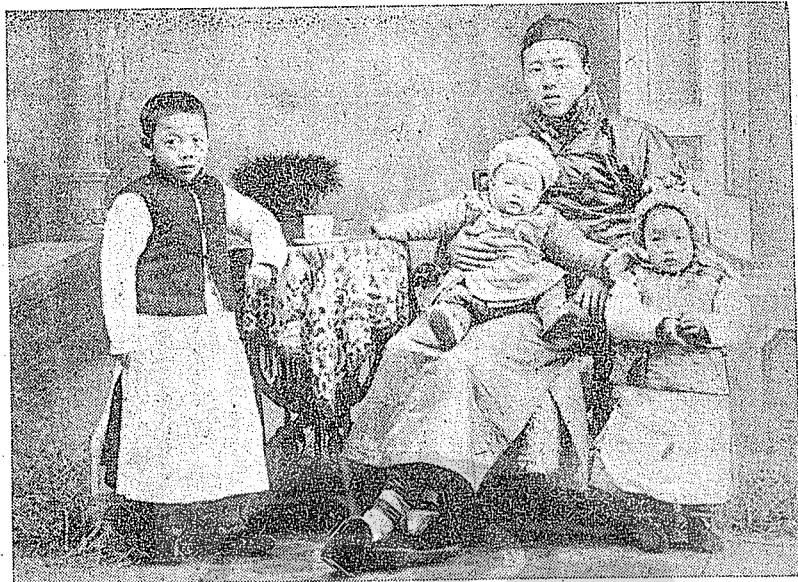
誰園面南，平房，共四進。第一進為大門，右邊為南書房，其上有小樓。上第二層有樓梯，上第三層則要臨時架梯子。第二層係放置先祖父遺著木刻原板的地方，第三層則四圍用彩色玻璃，這是當年興化唯一的勝景。左邊為一小亭，亭下原豢有仙鶴，我幼時即已死去。第二進為三開

間的大廳，用磨地方磚為地，嵌以金線；樑柱皆二人合抱的大木。左邊為東書房，右邊為西書房。第三進為堂屋，共四間，左邊兩間為先祖母的臥室，他住在裏間，房外即為東後門，外間為套房。右邊一間，為先本生父母的臥室，我即出生於此。室外有小天井，家中用水的井在此。第四進為後堂屋，是三大間，正中一間，靠牆置一排老爺櫃，供奉祖先牌位。左右各兩間，皆為臥室。左邊隔牆為廚房，旁為西後門；右邊隔牆為穀倉。先祖母認為在外面就業的子孫，都不願回興化居住，是住不慣舊式平房。所以要節省一切費用，以便能將後堂屋改建為洋樓。她的這個心願，終於在民國二十四年達成。樓房落成之時，她寫信到南京給我，命我撰一付對聯。我乃於六月二十六日，寫道：

小閣葺誰園，載欣白髮重闌，四代兒孫歡繞膝。
涼風起天末，瞻望河樓一角，廿年游子欲陳情。

是年冬季，先祖母病危，我自南京返興化侍疾，就住在她改建的後堂屋的樓上。她尚在病榻上笑着對我說：「這樓，總算有人住了！」

抗戰初期，江蘇省政府自鎮江初遷至興化，曾有一部份人員，借誰園辦公。



民國元年冬，作者八歲攝於杭州。坐者為五叔石麟（性宜）。兩孩為五叔之兩幼女，立者名一成，抱於膝上者名二成。

先本生父仲眉公，諱性傳，是先祖父母的次子。他於滿清光緒六年，在鹽城出生。到了光緒二十六年，他二十一歲，回到餘姚原籍去應縣試，就在餘姚結婚，是為徐夫人。次年，他以縣試冠軍入泮，不幸徐夫人以痧症逝世，無出。光緒三十年，仲眉公在餘姚，續娶謝桂君夫人。我家係餘姚臨山衛，在北鄉；徐夫人原籍湖堤，謝夫人原籍第四門，均係鄰近的鄉鎮。

仲眉公與謝夫人結婚不久，就因晉朋公病偏中，同返興化侍疾。我是他們的長子，先祖父的長孫，也是在誰園出生的第一個孩子。而我出生的時候，先祖母曾夢見有一大蛇，盤於家中的東書房中，為之驚醒。那一年是蛇年，又盤在書房中，故先祖母一直認為我必能讀書。

滿清光緒三十二年農曆九月底，先祖父晉朋公逝世，享年只五十九歲。先祖母時年五十四歲，哀感逾恒。我乃自此隨侍在她的膝下，由她親自撫育。一方面可以略減她的哀思，另一方面也因我的弟弟們陸續出生，也可以減輕我生母謝夫人的辛勞。

自我有知識起，一直到十一歲，我未曾離開過先祖母。她有一個老女僕，卓寧人，二十餘歲就守了寡，跟隨到興化，家人均稱之為郭媽，又稱她為郭呆子，我也就沒有離開過郭媽。先祖母一生勤儉持家，先祖父逝世後，我的伯叔輩，都已不在

南京或杭州任事，不但甘旨之奉，未曾稍缺，並且將家中的舊債，陸續清償。又在興化購置了田產，每年有租穀收入，可以使先祖母晚年生活，得以優裕。但是她仍舊是刻苦自勵，寬厚待人，從來不改變她的素行。

四歲那年祖母教我認字

她每天的工作，除操勞家務外，便是教我讀書。她是我的開蒙業師，從教我識方塊字起，直到教我為她寫她的詩稿，在我的童年時代，她所用的心力，與我所得到的益處，均非筆墨所能表達。她每天還要念金剛經若干遍，每念一遍，就在金黃色的稻杆上吹一口氣。而後每一百支，紮成一束，用紅紙做一個圓圈圈住。這是她準備在身後用的，很妥慎地放在她房中的什錦櫥裏。在什錦櫥裏，還一排一排的放着每年的春牛。這些牛都是泥做的，却形式與顏色，各不相同。牛背上騎着牧童，裝束也各不一樣。每年農曆新年中，有人會送來，照例給一個紅封，也不過是銅元幾枚而已。我幼時最喜歡這些春牛，總想取下來看看，而又不敢向先祖母說。因之，我的願望，始終未能實現。

先祖母的另一工作，便是搓棉線。她用棉花繫在一個陀螺上，用手將陀螺轉動，棉花便放出纖維，再用手搓成棉線。其實，家中並不需要省下買棉線的錢，但是先祖母常說，男耕女織，任何人均不可不從事生產。我最不能忘記的，就是晚間在燈草光下，她一面教我識字讀書，一面搓線的神情。其時興化沒有電燈，她也不點煤油燈

，而仍舊只用燈草，浸在青油盞中，以資照明。先祖母並且遵照先祖父生前的規定，家中男丁不過十六歲，夏季不得衣葛，冬季不得穿絲棉。非結了婚，不得穿綢緞、用皮衣。所以我兒時，終年穿的是布衣，布鞋，從來不敢有鮮衣美服之望。

家中有了田，就每年春季要修車，秋季要收租，雜務也很多，先祖母均親自處理。佃農春季要向地主借款，說明秋收登場後償還。但是每年均有災荒，不是旱，就是水。而佃農家中又常常有婚喪疾病之事，到了秋收，租既不能交足，債也不能還清。先祖母總是，想到了當年自己的困苦，推己及人，或者蠲免，或者折減，或者減息，或者延期。她總說：要為她自己延壽，為兒孫積福。我至今還記得我家的老佃戶卜鶴琴、邢殿試等，當時都是六十歲以上的人。他們每次來，先祖母必設饌款待，勸酒加菜，而要兒孫坐在下首相陪。

秋季收租的時候，佃農用船裝着稻穀，從鄉間直接送到我家的西後門口。而後用色斗裝載，送到東後門旁的一間穀倉中。並在後門口置一木盒，中插用竹片或木片削成的籤籥，以憑記數。每一色斗進門，給予一籥，再由管穀倉的人，將籥收下，就可以知道這一天收到了多少穀子。從船上裝入色斗，從後門背入穀倉，再從色斗中將穀子倒下，均不免有散落在地下的碎穀。先祖母必命人掃集，用以喂雞，並抵充佃農應繳的數量。我七歲以後，在讀書之餘，也常由她派在後門口或穀倉察看。她總是說：「誰知盤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」這樣的童年教育，對我一生的影響極

深。我之喜歡過平淡的生活，與愛惜物力，樂於助人，都是受了先祖母的遺訓所致。

我開始識字，當在四歲左右。其時，有印現成的方塊字，反面印有圖樣，也有用彩色印的。先祖母教我識字，有時候，請徐龍濱先生書寫方塊備用。徐先生是我叔父的老師，故我尊稱之為徐老太先生，但家中則簡稱之為徐老太先。他家住在大街水橋文明書局內，面臨大街。他家的後園，與我家的後院，隔市河相望。從我家出西後門，走過一座木橋，就到了。

文明書局與借閱女學在一處，是一所木造的二層樓房，書局與女學，是先本生父仲眉公昆仲，為紀念其長姊性嫻而創辦的。性嫻是我的大姑母，在先祖父母的子女九人中為最長。她自幼隨侍在她的祖母，也就是我的先曾祖母許太夫人的膝下，住在清河。她讀書甚好，也能吟詩。就是每次論及婚嫁，先曾祖母總有意見，因而延誤。先曾祖母逝世之後，她纔到興化來住。二十八歲，于歸何蓉生（金法）姑丈為繼室。只一年，就因病逝世，無出。何大姑丈將其粧奩鑿還我家，仲眉公等乃以之創辦文明書局與借閱女學，並聘徐老太先主持其事。書局固然是興化有史以來出售新書的第一家，而女學更是破天荒的創舉。其時女子沒有與男子同等受教育的機會，尤其要步出深閨，到學校中去讀書，更是「離經叛道」的事。女學雖則只是小學程度，但對於打開風氣，提倡文化，確有貢獻。其所以取名借閱，一則因為大姑母名性嫻，藉示紀念，一則也是取愛惜光陰之意。我的姑母們，都取有名字，且與先父輩，同

用家譜上的「性」字輩排行，這在當時的舊家庭中，也是少有的。

徐太師母慈祥悌，很喜歡我，常常鼓勵我用功，並敘述先祖父當年督教父親輩讀書的嚴厲要求，藉以督促，她也常誇道我的聰明。有一段時期，我每天由郭媽帶同到徐老太先家去識他所寫的方塊字。文明書局經常有由揚州運到的新書，其中也有看圖識字之類，我因而得以先親為快。後來，徐老太先奉先祖母之命，教我讀人、手、足、刀、尺，這是當時小學教科書的第一冊。郭呆子因為每次陪我到徐家去，也順便認識了許多字。先祖母晚上在家中的油燈之下為我溫課，有時候，她要念經，或是與來訪的親友或家人閒話家常，便由郭媽為我溫課。但她仍坐在旁邊聽，遇有讀錯了的字，隨時改正。

五年之間曾經數易其師

徐老太先有三位公子，都是我的師叔，長名善伯，次名仲堅，都在揚州中學任教員。三名同慶，後來由我的四叔季候公，介紹到杭州工業專門學校肄業。善伯師叔能教英文及算術，我大概在八九歲的時候，就隨他開始讀英文、學算術。那是在他的寒暑假回到興化的時間中，而我則要在白天的課業完畢之後，所以常於晚間由郭媽陪同前往。英文課本是華英初階，算術則為四則。我自五六歲以後直至十一歲，曾在興化數易其師。一度由家中聘了一位潘先生來坐館，只教了幾天，便因他家中發生事故，匆匆地辭了館。一度到縣橋下三姑母家中去附讀。三姑母名性嫻，

十七歲就在興化于歸江蓉軒（光祖）姑丈。江家世代習醫，江姑丈的哥哥為興化的名醫，他本人也是醫生。三姑父母的長子曾元，字澤孫，比我大十歲。長女慕蘭，次女慕蘇，都是我的表姊。他家請了興化有名的高甘來老師坐館，教他們兄妹，我則為最年幼的學生。高名廩，是滿清的廩生，跛一足。據說是在少年時，看見縣橋下別人所寫的益恭坊上的恭字，有一點沒有寫好，他罵了梯子，站上去修改，而在下筆得意之餘，不慎跌了下來，於是興化人皆呼他為高跛子，他也不以為意。我到江家讀書，每天中午，由郭媽送飯送菜來，坐在三姑母臥房的對面廂房中靠窗子的桌上吃，因我太小，還不够資格陪老師一同用餐。一度請了孔憲榮先生來家中坐館，他是滿清的秀才，民國以後，還留着髮辮。而慕蘇表姊，則又到我家中來附讀。孔老師每天還帶了他的孫子繁宗來，和我一同受業，繁宗小我一二歲。孔先生的侄兒威甫，曾在興化做過一任巡佐。抗戰以前我在南京，抗戰時期我在浙江，他均常來看我，我也曾為他謀過工作。他的壯碩的身軀，與兩撇又濃又黑的鬍子，頗不容易忘記。

高先生是胖子，夏天上課，常脫去了上衣。孔先生則是瘦子，雖則年已六十餘歲，却腰肢筆直。孔先生的教室，在我家的南書房。在東書房與南書房之間，搭有一個花棚，春季開滿了薔薇花。棚下有一花壇，也種滿了花卉，可以說四時皆有花開着。我在書房中感到疲倦的時候，便只有從窗格子中看看院中的花朵，使腦筋略得一點舒暢。

孔先生來坐館的第一天，儀式頗為隆重。我與二弟篤成三弟偉成，先向至聖先師孔子，行了大禮，再向老師行了大禮。在至聖先師前面的桌子上，放了一盤糕，一盤粽子。值書房的老人家左升說，這是取音高中的意思。左升年齡並不大，但因他曾在先祖父身邊做過事，所以先祖母派他在書房中照料。其時，家中的老人家，尚有張貴與胡二。張貴會隨先祖父到過北京與南京，而且能通文墨，便做了門房，住在東門旁的房中。家中親友進出，均經過東後門。至於朝南的大門，非有婚喪大事，平時是不輕易啓用的。胡二則為廚師，專管烹飪之事。先祖母對於男女傭工皆很寬厚，先父昆仲，則因均在外工作，不能常在家中，而有勞他們侍候老母，等於代行了子職，所以對他們，尤其是對郭媽，也很尊重。雖則有主僕之別，却並無階級之分。

孔先生每天一早就來，天黑才走。中午由我家供午餐，在東書房進膳，由我作陪。先祖母尊師重道，她自己省吃儉用，但對於老師的伙食，特別注意，經常要有兩葷兩素，另外有湯及點心。先生不開始吃，學生不能先吃。先生吃完了，放下筷子，學生不問吃完了否，也就得放下筷子。先生未坐，學生不得先坐。先生立了起來，學生也必須立即起立。如有失儀，不待先生開口，左升就先要在旁糾正。

當時沒有週末，沒有星期日，更沒有寒暑假。只是逢年過節，才有假期。孔先生用的課本是四書，規定我每逢一四七作文，二五八做對聯，三六九背書。逢到初十，則由他為我們講一點時

事，或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教科書。我的大伯父荀伯公，常寄來商務出版的少年雜誌，孔先生也間或講一些雜誌上的文字。晚上，我則要轉講給先祖母聽。

興化是農業社會，每年農曆五月，從初一到十五，要迎神賽會。都是為了祈求五穀豐登。每逢迎會，孔先生會放假，我則由左升帶着，到東大街元太和茶葉店去看會。這所茶葉店原本是先大伯母的母亲開設的，因為連年虧本，便由我家加股合開。茶葉生意，向由徽州幫經營。在興化城內只有兩家，另一家名洪怡泰，是徽州人洪姓所開設。元太和的實際負責人，也是徽州人，名洪克齋。我每次去看會，只能坐在櫃臺上。如果立在地上，因為人小，就看不見了。迎會，猶如今日臺省同胞之做拜拜，四鄉親友，都要湧到城裏來。先祖母照例要在家中接待從四鄉來的賓客，大鍋煮飯，好菜好酒，晚間還要留宿。來得人數最多的，則是我家的佃戶。

農曆新年民族的季節

到了農曆新年，是全家最忙的季節，也是我最佳的時期。因為先父輩都在外做事，很難得回家過年。這並不是他們不回來，而是因為興化是水鄉，只通舟楫，不通車馬。而這些河道，一到冬天便結上了冰，無法行船；對外的交通，就等於斷絕。民國二十五年我從南京回興化去，到了揚州，裏下河全面結冰，我住在綠楊旅館，等了兩天，冰愈結愈厚，只得中途折回。先父輩既常不能回興化過年，則我既係長孫，就要擔當敬祖

、拜神、迎賓、賀年的大任。先祖母對男女之別甚嚴，平時的家務，雖均由其自行處理，但她認為過年的大事，則必須由男丁承擔，否則便為不敬。農曆新年，現在名為春節，實在是一個清潔的日子。在我童年時期，家中自年前一個月，就要開始修理房屋，洗刷牆垣，並舉行全家的大掃除。所有字畫、器皿、傢俱，也都要一一掃抹乾淨。這種清潔工作，一定要做得很徹底，並且要全家總動員。直到農曆十二月二十三日，清潔工作一定要全部完成，以便晚間祀灶，全家送灶神上天奏好事，下界保平安。

農曆新年，也是民族的季節。從除夕起，要奉祀列祖列宗。所有歷代祖宗的畫像，都要懸掛出來。這些畫像，平時分別捲好，裝入特製的布袋，標明名字。畫像都是用彩色繪製，男的穿的是滿清的服裝，女的則是明代的漢服。據說這是滿清入關時，所定下來的男降女不降的原則。畫像皆懸掛在堂室正中，却有一定的位置。按照輩分，排列次序。一直要掛到第二年的農曆正月十八日，方才除下。在這十幾天之中，每日早上，中午，晚上，都要在像前供奉香燭、菓品、飯菜、點心。如某一位祖先，生前有愛吃的菜點，則要特製，供在他的遺像之前。而我則要每次上供的時候，在每一幅遺像之前行跪拜禮。祭祖並不限於過年，每年清明、冬至，以及每一位祖先的生日或忌日，都要祭祀，也都由我領先行禮。先祖母一直到她八十多歲的時候，也都跪拜如儀，從不失禮。這種慎終追遠，民德歸厚的傳統，乃是我大中華民族團結綿長的最大因素。

農曆新年，也是藝術的季節。從年前開始，

就要準備年畫及春聯。年畫的內容，多為歷史的故事。或則勸忠勸孝，或則好人好事。春聯除貼在大門口外，屋內每一門每一戶，也都要張貼。字句除吉祥頌禱一類者外，也有寫一年的願望與自己的抱負的。親友拜年，常常互相參觀品評各家所懸的春聯或年畫。這不但具有文字觀摩的作用，且有社會教育的意義。我童年時期家中的春聯，多出於徐老太先的手筆。先本生父仲眉公如在家，則由他自己書寫。至於廳堂所懸的字畫，在過年時一定要重新換掛。大紅繡花的椅披桌帷，也都要懸上。張燈結綵，自不必說。臘梅、水仙花、與天竺枝，更是不可少的歲朝清供。到了上元燈節，各家都要紮出各種紙燈，互相競賽。興化西寺廟中的壁燈最為著名。這種完全用極簡單的材料，並且完全用雙手做出來的燈彩，更可以看出中國手工藝的匠心，也是美化了的雙手萬能。

農曆除夕，祭祖完畢，我就要先向先祖母等各位會長辭歲，也從她們手中取到了壓歲錢，一包一包放在自己臥床的枕頭下面。厨司胡二，在先祖母指示之下，已經爲了忙做年菜點心，辛苦了將近一個月，這時却高捧着一個完整的半圓形大鍋巴，來向先祖母辭年。這代表金色的元寶，先祖母照例收下，並照例送他一個紅封，以犒賞其一年的辛勞。而後就檢點門戶，尤其要小心火燭，各自就寢。

元旦早起，先在祖宗的神像之前行禮，再向各會長賀年。於是由張貴或是左升陪同，到各家去拜年。每到一親長家中，也先要拜他家的祖宗神像，依次及於每一位會長。這樣一直要拜到初十左右，才能告一段落。我在各親長處，也帶回

了許多包壓歲錢，也替先祖母分送了不少包。其時所包的多用銅元，用小洋的已經不多，用大洋一元的就更少了。過了十五，我要將壓歲錢全部交給先祖母，由她替我收存。

先祖母平時很少出門，但是她說：「鍋前鍋後三十里」，每日在家中各處走動，東查西看，也等於老年人的散步運動。我則除拜年與看會，或是到親長家去拜壽賀喜之外，也很少有出門的機會。像興化的名勝拱極臺，我幼時竟從未去過。興化因係水鄉，並無丘陵，更無高山。拱極臺在城北，倚着城牆而建，上有海光樓，爲唯一的高地。重陽登高，多在其處。一方面是功課繁重，沒有遊玩的時間；一方面也是先祖母不放心我外出，恐有意外。

辛亥起義縣到老虎灶下

但是每年清明節，先祖母必帶我去南門外百花洲任家塚，祭掃先祖父的墳墓。興化全縣皆水，沒有高地，各家先塋，實在等於葬在水中。又因爲不出產石板，故墳墓只是用土堆高，泥土常會下塌，就要每年加土。先祖父曾有遺命，要葬在百花洲，那是明朝的宗子相墓地所在。宗子相原名宗臣，興化人。他的父親宗周，剛正廉直，不可干以私。所至有惠政，獄多所平反。官至太守，即告休歸。讀書百花洲，早暮勤勞，一如寒素。宗臣於嘉靖二十八年舉於鄉，明年成進士，也築室在百花洲上，讀書其中。會揚忠愍繼盛，以劾嚴嵩論死。他解袍覆楊尸，並爲文哭之，爲嚴嵩所惡，降爲福建參議。他在福州，抗拒來侵的倭寇，並選拔閩省的文士，爲八閩所倚重。却

因勞瘁過度，卒於官，只得三十六歲。先祖父的墳墓，與宗臣的墓相對。每次祭掃，均在我家的西後門旁下船，經過市河，西水門，繞護城河到南門外。先祖母總要在舟中，講宗氏父子的盛德，及忠臣常為奸臣所毒害的史實。又必講到先祖父的才氣，及其所作詩。先祖母說她是先祖父的學生，而我則又是她的學生。我大約在九歲十歲的時候，就常為先祖母抄寫她的詩句，作為小楷。她的詩並不多，抄寫在紅方格字的紙上，再用皮紙裝一封面，在邊上打兩個小圓洞，穿上用皮紙搓成的紙捻，就釘成薄薄的一本。我不只為她抄過一二遍，可惜是一本也無存了。我只記得她的詩句：「笑我類唐是老師」，就是指教我識字讀書而言的。其時，她還未到六十歲，自稱類唐，却極為健康。先祖母於民國二十五年逝世，壽達八十四歲。

我兒時，又曾隨先祖母兩次下江南。第一次是我四歲，她率我返餘姚原藉掃墓。先祖父一生沒有能回過餘姚，常自認為憾事，因以先祖母要完成他的心願。尤其能帶了長孫回去，可以祭告先塋，也可以告慰同族。其時我太幼小，對於還鄉的事，已毫無印象。只聽先祖母說過，是先到上海，再乘輪船到寧波，再由寧波換乘小船到餘姚的。輪船經過寧波洋面的時候，風浪大作，我嘔吐不堪。民國三十七年五月，我自杭州回餘姚祭祖，到了臨山衛，拜見了壽祺族叔。見到了他家中大廳所懸的孺湛堂匾額，這是我家的堂名，與化誰園大門內所懸的匾圓大燈籠上，也是用紅色寫的這幾個字。壽祺叔對我說，當年先祖母帶

我回餘姚，也就是住在他的家中。我又到了第四門謝大舅父桂芬家中，他也指着庭前的一方大石塊說：那一次我回餘姚，他曾抱着我坐在這方大石上，逗我笑話，這已經是四十年前的事了。

先祖母在餘姚似未久留，便帶着我由餘姚乘內河的小船到杭州，住在先大伯父荀伯公家，地點在鬱園弄，而後再回興化。先祖母與我，都是第一次到杭州，也是第一次游西湖。她會寫了幾首詩，也會念給我聽，後來由我補鈔寫在她的詩集上，可惜我現在一句也記不得了。

我五歲的時候，先本生父仲眉公因準備應試拔貢，在興化家中讀書練字。他每天在西書房用功，用一方大的磨地磚塊，以大筆蘸水寫字。隨寫隨乾，既不要紙，也不要墨。有時候，他也用毛邊紙裁成四方形，每張兩頁，每頁三行，每行三字，稱為九宮格。他有時要我站在旁邊看他寫，並隨時教我如何用筆，如何書寫。但是我其時年齡太小，領悟不多。這一年，他拔貢中式，為滿清的最後一科。次年，到北京應朝考及格，以一等知縣分發江西，到南昌去候補。不久，辛亥光復，他未曾署過缺，資格也作廢了。

辛亥光復的時候，我七歲。興化當時有亂兵入城的謠言，先祖母深恐我家會遭到搶劫，使我受到驚嚇，乃命郭媽媽陪我，到郭媽的侄女婿所開的老虎灶去暫避。而他自己，却仍留在家中不走。郭媽沒有子女，她的侄女名叫大米子，就在店的後面住家。地當西大街響水橋口，距我家只數十步路。先祖母認為老虎灶只是出賣熱水的，目標甚小，應屬安全。每個老虎灶都自行用竹子削

成小片，以計錢數。這種竹片，信用昭著，為民間通用的財貨。

我在大米子家只一兩天，興化已經光復。說是有人用白布包頭，在街上站立，那就是革命黨。真是兵不恤刃，傳檄而定。郭媽帶我回家，晚上，大表兄江曾元來，就在先祖母臥房的外面一間的窗口拿起剪刀，將我的辮子剪掉。他說：我們都是民國的主人了！（下期續完）

敬告讀者

本社迭接讀者來函感道中外雜誌普受到各界人士歡迎，有許多地方每月中旬，即無法買到，本社同人於感激之餘，除督促經銷人員加強服務外，並誠懇希望零購讀者能夠改為長期訂戶，價錢既可享受優待，又可早期郵寄到府，獲先睹為快之樂。嗣後購買本社出版叢書，更可享受特別優待，誠屬一舉數得。故請讀者諸君賜予合作為幸。

中外雜誌社謹啓